

18-10

益陽市文史資料

第十輯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益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益阳市文史资料

第十辑

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浙西抗日战争的片断回忆·····	龙叔韬 (1)
我参加蒋军东北四平街战役的回忆·····	刘旦生 (7)
湘军第六十三师追击红军长征回忆·····	胡啸华 (12)
邓梅魁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前前后后 (下) ·····	孟树德 (20)
邓梅魁三次被捕情况追记·····	秦菊华 (48)
回忆益阳市郊区的土地改革·····	李晋山 (53)
解放前益阳新闻事业概述的补充·····	钟道生 (60)
解放前益阳民众教育馆·····	钟道生整理 (64)
怀念周立波同志·····	陈清亮 (67)
依依祖国情——记何凤山先生的回乡观感 ·····	胡 苏 (77)
怀念父亲谢声溢·····	谢 霖 (82)
先父向云龙的生平事略·····	向阳辉 向阳雄 (93)
益阳粮行的兴衰·····	殷光谦整理 (98)
挪威信义会传入益阳的情况·····	邓群辉 (102)
真耶稣教会在益阳的兴起·····	邱求真 (106)

浙西抗日战争的片段回忆

龙 叔 韬

1937年沪战前夕，我任湖南省保安第六团团长，驻湖南零陵县，列第二线部队，随时准备调前方参战。为巩固、加强后方交通，我团任务，一是抢修湘桂铁路衡阳至黄沙河段，上峰限一个月通车；二是警备粤汉铁路衡阳至砵石段，保证畅通，严防破坏。原驻湖南的二十八军、十五师、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一百九十二师、一百二十八师、七十七师等，统归刘建绪统率，编为第十集团军。沪战爆发，已全部调沪参战。上海经我军民奋战三个多月，终于失守，后来南京、杭州相继沦陷。

1937年10月，我团奉令调江浙参战。先在衡阳集中，各界人士及群众团体热烈欢送。唐生智将军的父亲唐跃祥老先生特地从东安赶来送行，前方军部派参谋长余贤立前来迎接，士气高昂。部队启程从株洲转浙赣铁路东进。当时敌谍汉奸活动极为猖獗，他们混入铁路管理机构，伺机进行破坏。加上火车缺煤，改烧木柴，车行缓慢，一天一夜进到江西分宜、新喻段时，遭到日谍暗算，造成与宪兵第五团来车相撞事件，毁车伤人，损失严重。经抢修继续东开，日机跟车侦察，经一个星期才到达浙江金华，又遭日机滥炸。后徒步行军抵嵊县，编为二十八军三百六十七团，在此补充待命。

不久我团奉命防守钱塘江南岸及杭州湾南沙地区，监视杭州之敌。随后担任富阳、新登、临安之线的防务，对余杭、武康之敌准备战斗，为进入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积极开辟前后方的交通线路而行动。

1939年3月，我团进到孝丰，当时上级发来山炮两门归我团指挥。我团将武康、吴兴间公路挖毁三十公里，同时以炮毁日寇大王山碉堡，将敌守兵歼灭。又炮毁武康三桥埠敌桥头碉堡，并派龚文华连炸毁三桥埠和埭溪两座大桥。在这里曾与武康日寇发生炮战，因我制先，日炮受损，逃回武康据点。我控制这段公路，并控制西运河要点进到菱湖，而使前后方交通畅通无阻。

当时日寇为实现以战养战阴谋，对占领区大肆抢掠烧杀，到处强奸妇女，我同胞过着水深火热亡国奴的苦难生活，迫切盼望国军拯救。

为恢复敌后政权，拯救人民，我师研究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首先堵塞并控制三段运河，断绝敌人水上交通。

四月份我团进到吴兴县千金镇，日机对我跟踪骚扰，驻地元通寺遭到严重炸毁。此时我师全部已先后到达，分别对德清、吴兴、桐乡、崇德等县城和重要市镇日军包围封锁，断绝各敌据点之间交通，断敌补给，使之陷于孤立。为防止日寇下乡骚扰，我们发动群众，配合作战。新市一爱国女青年在敌据点附近设下圈套，捕获一日兵，用麻袋抬送后方部队。另有一组化装农民，手提竹篮，内盛鸡蛋香烟和石灰，从临平铁路桥通过，当两名守桥敌哨兵检查拿走鸡蛋和香烟时，他们乘机将石灰撒入敌眼，又活捉一日兵，另一名在逃跑中

被我击毙。从此日军不敢随便外出，农村稍为平静。

这一带运河四通八达，日寇以装甲汽艇进入各运河，横冲直闯。我军决定堵塞三条主要运河。是年九月某日，我军侦得吴兴通平望之北运河，有日军一个中队，汽艇多艘，将于次日早晨经过。我即派第一营刘义营长部署于升山至双林间航段埋伏。翌晨敌人果然出动，当时晓雾浓密，敌艇摸索前进，进入设伏航段。此段河窄水深，北岸坡陡，不能攀登，我伏南岸，以机枪、手榴弹、战防炮猛击。顷刻间敌艇被我军完全击沉，歼敌一百二十多名。我部获国防部通报嘉奖。战斗结束后，将双林桥堵塞，从此北运河敌人不能通行。当时有杭州新四军工作组唐组长率文工团前来演出祝捷。

为进一步切断上海通杭州之东南大运河，1939年9月下旬，我师决定拔掉运河中心石门湾之敌的大据点。我团三营担任攻击任务，师长陶柳亲临督战。这个据点系一个大型缫丝厂，墙壁坚厚，四面环水，只一小木桥也被敌抽掉。敌凭炮火死守，我猛攻死伤颇重，营长田树樟亦受伤。此时嘉兴、杭州之敌分从东西两面增援，飞机临上空掩护、轰炸。我率部转外侧猛击援敌，石门湾据点残敌撤退杭州。于是发动群众协助将这运河堵塞，从此西、北、东南三条主要运河，均被我完全堵塞控制。

1940年5月，我团召集营长计议决定破坏敌铁路运输。先炸临平铁道桥击毙守兵，将铁道桥钢轨拆下运回我二坝驻地；但敌人很快修复通车，效果不大。于是改炸车头，派出爆破组于深夜在斜桥、峡石段路轨下埋置炸药，使用皮线电器点火。次晨一列日军车驶来，车头刚跨上爆破点，一声巨响，

车头被炸毁，列车车箱互撞倾覆，损失严重。此后，敌即将铁路沿线加筑碉堡，两旁加铁丝网和竹枪篱，路面撒满石灰，通上电流，防我军接近。我军亦采用石灰掩迹，继续越障炸车，前后达五次之多，因而使这条铁路处于时通时毁的半瘫痪状态。

为了加强工作，我报请师部通过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和国民党浙西党务特派员金越光同意，推荐鲁一平担任嘉兴地区行政专员，使整个地区各县行政联成一片。

十月上旬，我与鲁一平策划，派龚文华连于“双十节”奇袭杭州。是夜该连越城进入市区，将敌伪机关多处放火，当夜七十多个火柱冲天，敌伪人员大多逃跑，群众拍手称快。日寇出动坦克与我连在街道发生战斗，为考虑杭州名胜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龚连即安全撤出。当袭击杭州之次日，全国各报大版登载夜袭杭州消息，报导胜利。

1940年三月，日寇企图打通浙赣铁道直达湖南，与粤汉铁路接通，以便入侵我大西南，并打通去东南亚各国的道路。因此首先进犯游击区我师部队，以减轻其腹背受攻之威胁。从1940年三月上旬开始，日寇以一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兵力（板垣二十二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师驻地练市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妄图把我师打垮。我师即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与敌人展开灵活性战斗，敌人因不熟悉地形，行动迟缓，处处扑空，经二十多天的扫荡，疲劳已极，仍一无所获，只得撤退。

当时沪、杭一带青帮土匪横行霸道，青帮大头目霸占大市镇，小头目霸占小市镇，压迫剥削人民，且有的为敌收买，为虎作伥，人民恨之入骨。当扫荡后，据一老妇密报：

双林之陆家兜有太湖区匪青帮头子刘麻子与陆某乘混乱中曾谋害我班长一名，劫去轻机枪一挺，逃往太湖。并告知谋害地点是在刘麻子屋后桑园。我即派第三营聂毅营长暗侦匪踪，不出半月，刘陆二匪回家，当即被我逮捕。在追回轻机枪供出被害班长尸体后，我即分别报请军师部批准将刘陆二匪处以死刑。战士悲愤已极，争以小刀将二匪割死，围观群众千余，拍手称快。同时在新市和桐乡各捕杀帮匪三人，从此帮匪不敢再在这一地区落脚。

1940年四月，吴兴日寇再次向我进犯，目标指向军、师部驻地练市。在练市以北，我团与敌发生激战，我第一营熊紫云营长率部英勇抗击，将敌击退。是役我中校团附汤煜、少校军需主任文毅不幸牺牲，龚文华以战功升第三营少校营长。

五月沪杭日寇大举向金华进犯，上级严令我团切断沪杭铁路。由于过去多次炸车，日寇防范更严，不易接近，乃于斜桥峡石之间采取强迫炸车。选一年轻战士，乔装牧童割草，敌哨未加注意，俟敌军车驶近，即飞跃将炸药置车头前引爆，敌刹车不及，车头应声被毁，我设伏部队向敌开火，敌伤亡损失惨重，上级给予我团嘉奖。

1941年五月，陶柳升二十八军军长，刘璠浩升六十二师师长，我升付师长兼师政治部主任，贺炎煌升一八四团团长沙，接替我担任游击区作战任务。我回天目山后方师部加紧部队训练。

1942年三月，太平洋战争急剧变化，日寇企图巩固沪杭地区的占领，乘我军此时仅一八四团一个团担任游击区作战，兵力单薄之机，再次向我进犯，战斗激烈，我团长贺炎煌，

营长熊紫云均阵亡，部队失去指挥，被敌冲散，情况危急。军长陶柳派我重入游击区接回部队。在经过三天联络，并摆脱敌人纠缠之后，将部队开回孝丰整理。上级任命第二营营长黄振球升任一八四团团长，我即回天目山师部训练部队，年底调于潜全军军士训练班工作。

1943年五月，沪杭日寇沿浙赣铁路侵犯，在衢县一带与我战区主力兵团激战，我师赶往建德支援，游击区上级指派浙西游击纵队（钟光仁）接替。不久日寇退回沪杭，我师重返浙西接受原任务。八月，杭州日寇进犯孝丰，我师协同一九二师在天目山北麓将敌击溃，毙敌大佐一名，击落敌机一架，敌伤亡严重，回窜杭州。

我军自一九三七年进入浙西游击区，经过八年英勇抗战，万千官兵为国捐躯。军长陶柳特在孝丰灵崖寺前，建立二十八军抗日阵亡烈士墓，华表巍立，供后人瞻仰凭吊。抗战胜利迄今近半个世纪，当年抗战老同志，健在者已寥若晨星，且多散居海峡彼岸，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使旧时袍泽得以团聚，共抒豪情，则实为吾人之幸，全民族之幸。

我参加蒋军东北四平街战役的回忆

刘 旦 生

我跟随陈明仁将军多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在暂编第三师第七团当上校团长，师长是彭锷。该师属于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所辖，驻在昌图县，是四平街外围的要地。

一九四七年二月，解放军南下，扫除长春外围德惠、农安的蒋军。陈明仁率领军部直属部队及暂三师的一部份，以暂三师副师长辛仑为师长，虚张声势，号称一个师去支援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晚上在德惠外围，被解放军围击，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参谋长冯用民，暂三师副师长辛仑，工兵营长朱正被打死，整个部队被打跨。陈明仁带领残余部队，逃回四平街整顿。把暂三师撤消，官兵拨给八十八师，彭锷当八十八师师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示陈明仁成立独立团，我任独立团团团长，即往锦州师管区，接新兵二千三百人回到昌图县训练。

四平街地形平坦开阔，是当时东北九省之一的辽北省省会，是沈阳至长春的交通枢纽。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同时也是主要的战略据点，是兵家必争之地。陈明仁于一九四七年三月把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调集于四平街，昼夜构筑城防工事，司令部周围构筑核心阵地和暗堡，企图死守四平街，与城共存亡。四平街的火车站在市区当中，铁道穿街心而过。

铁道以西的市区叫道西，以东的市区叫道东。道西市区是日本侵占后新建的，房屋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墙壁坚固，有利于防守与巷战。五月初，四平街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扫除，陈明仁的九十一师被消灭，师长邵琳被俘。五月上旬，我独立团由昌图调到四平街，归八十八师师长彭锸指挥，担任四平街市区西南角的防守。我派第一营营长范亚良，率领该营到老四平街，占领前哨阵地（离四平街十公里），并交代他如抵抗不了，由西南角退回守城。此时，我们日夜加强工事，赶筑土城，并在土城内构筑碉堡，土城外挖外壕加铁丝网、地雷、拒马等障碍物。离土城二百公尺处有一个屠宰场，无法踏平，有小街及砖窑也没有扫清，只能以火力封锁。

四平街外围的四面城、昌图县、梨树县先后已解放。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旬，老四平街的前哨营也被解放军消灭，营长范亚良被俘，四平街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以第二营坚守阵地，以第三营为预备队集结于团指挥所附近。此时，解放军已把战局重心转移到四平街城市的攻坚战。解放军以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纵队的主力 and 四个炮兵团以及各军区的三个独立师，轮番进攻四平街，士气旺盛。

守四平街的陈明仁，只有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军部直属部队和五十四师的一个团，还有保安部队的一、二团以及各县溃退到四平街的残兵败将，共计一万四千余人。解放军的大兵团围打四平街，有如瓮中捉鳖，陈明仁万分焦急，要求沈阳方面援救。

六月十三日黄昏时，解放军从南、北、西三方面向四平街发起攻坚战，集中大炮及迫击炮数百门，猛烈轰击西南角阵地，打得烟尘满天，炮声如雷。七十一军的榴弹炮营，在花

园内的美式105榴弹炮九门，被击毁两门，其余的榴弹炮被制压得不敢回击。我防守的阵地也被摧毁，打开了两百米宽的一个大缺口，第二营伤亡大半。解放军的攻坚部队向缺口冲锋，我当即把第三营堵上，战斗到天明。白天，解放军中止攻击，我守城部队继续抢修工事。十四日黄昏时，解放军的炮火轰击更加厉害，约二十分钟后我大部分工事被摧毁。解放军攻坚部队一个营冲进来，占领水泥结构的四层大楼。（解放军冲进来的那个营长名牛怀龙，52年我在汉口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练习团任军事教员教战术时与牛团长相遇，谈到四平街的战役，他说：“我打仗很多次，只在四平之战，打得最激烈，要不是占领那个大楼，是难得攻破的”。我说：“守那个阵地的就是我”。他一跃而起，握了我的手，欢呼化敌为友，我当时无限感慨，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分别时依依不舍。）当时这个高楼无力夺回，白天蒋介石派出飞机，因短兵相接，又不能投弹轰炸。十五日晚，解放军从突破口源源突入，守城部队退守市区的一马路，展开街道巷战。八十八师师长彭锬请示陈明仁，把独立团的两个营编入到八十八师，我只留了特务排、输送连和一些勤杂人员共二百多人，顽守二马路的救济总署。战斗仍只在晚上进行，而且只能用冲锋枪、手榴弹抵抗，重兵器不起作用了。解放军逐街逐巷的攻击，陈明仁的司令部在三马路中的核心工事被解放军摧毁，特务团团长江明信被俘。陈明仁逃到道东的六马路的掩蔽部内指挥。后面的九马路靠土城，并有一个油化工厂，陈明仁感到背后空虚，要我撤离救济总署。我在半夜打通墙壁，撤退到道东，防守九马路的土城和油化工厂。道西的街道战，晚上打到天亮，白天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防守者把房

屋的墙壁打通，使各屋连通街道口，用手榴弹和冲锋枪为主的火力，进行封锁。

战役延到六月二十日，解放军轮番猛烈进攻，占领了四马路。至此，道西市区的一至四马路已解放，五马路当中是铁道及车站，陈明仁要死守五马路，凭籍车站负隅顽抗，并以铁道上的车箱为障碍物，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物资，一袋一袋的黄豆做工事。五十四师马鹤锋团固守火车站。陈明仁下达命令，不准再退，要与阵地共存亡，违者就地枪决。官兵既无退路，只好挣扎在阵地上。此时，电信局已被解放军占领，四平街与沈阳间只能用无线电通信。陈明仁日夜在电台上向沈阳求救。当时，部队伤亡日多，粮弹缺乏，人心惶惶，百姓号哭，情况凄惨。几天后，解放军突破五马路，离陈明仁指挥所只隔一条马路了。陈明仁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之窘境，蒋介石派去飞机，投掷的粮弹，因街市阵地缩小，无法投下，只能投于阵地以外，多被解放军捡去。

某夜，辽北省参议长林耀山找到我，说：“四平街很难守住，我和省长刘翰东到沈阳长官部请求救兵，请你放行”。我回答：离开四平街，要陈司令官的手令，我才放。（陈明仁兼辽北省区司令官），我只听陈司令官的指挥，不听你们的指挥，林耀山当时怒气冲天的走了。

战役已到很艰苦的时刻。兵力少，勤杂人员都上了阵地，士气衰落，我防守的九马路边的土城也不坚固，虽有铁丝网及地雷，只要用迫击炮轰击一下，就会打一个缺口。防守部队只有一个连，火力单薄，解放军只要用一个营，就可冲垮。陈明仁的指挥所，背后空虚，如我团阵地失守，解放军就可一举打到他的指挥所，活捉陈明仁。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也十

分焦急。六月二十六日，蒋军廖耀湘兵团来解四平街之围，已到昌图；长春郑洞国的部队由北向南到了八面城。解放军为了打援，于六月三十日拂晓全部退出四平街。至此，郑洞国的部队与守四平街的陈明仁的残部会合，四平街的战役，暂告结束。

陈明仁坚守四平街，顽强抵抗，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但辽北省省长刘翰东，参议长林耀山，在四平街被解放军包围时，因陈明仁不准他们外逃，引起他们不满。战争结束后，他们“代表民意”到沈阳长官部控告陈明仁，说陈在四平街不顾人民死活，摧毁城市，破坏民房，损坏国家财产，把资源委员会的黄豆做工事，兵无纪律，抢粮食，抢东西，贪污公款。当时东北长官司令是陈诚，与刘翰东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信以为真，电告蒋介石，陈明仁被撤职查办。接陈明仁职务的是刘安祺，他曾在南京蒋介石的教导师当攻城营营长，我也在教导师当过班长，知道他手段毒辣，当我发现他将把我撤职查办时，乃于九月十三日，乘机回湖南益阳市隐居，待陈明仁被重新起用时，我才出来。

湘军第六十三师追击红军长征回忆

胡 啸 华

六十三师属何键的湘系部队。何键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主席，统治湖南九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武力，辖有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后为章亮基），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系何键的女婿），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还有十几个保安团，总兵力约十万左右。

六十三师编制有三旅六团：一八七旅辖三七三、三七四团；一八八旅辖三七五、三七六团；一八九旅辖三七七、三七八团。但实际只有两旅四团，其中一八八旅原是湘西土著部队改编，旅长陈子贤，他既怕陈光中排挤，又不愿离开湘西老巢，从未归建，由何键直接指挥。

陈光中土匪起家，凶狠狡诈，曾盘据于新宁、武冈地区，无恶不作，几经招安，反复无常。一九二八年被何键委为“湘东剿匪司令”，在平江、浏阳镇压革命，惨杀无辜，深得何键赏识，历任独立第七旅旅长，新编三十二师师长，六十三师师长，实力地位不断膨胀。

一九三三年夏，我投入六十三师，初在该师留驻茶陵的军医院，同年秋移驻江西莲花县。一九三四秋末，随师尾追红

军入黔，一九三五年一月，我被调为师部总收发，上自军委会、军政部、第四路军总部等有关指挥机关，下至各旅团的来往文件，均经我拆阅登记主要内容，因而了解一些情况。加上在师部八年的耳闻目见，写成此资料，以供参考。但为时过久，难免记忆有错，请知者指正。

攻占莲花苏区

一九三二年，六十三师由茶陵向江西莲花县苏区进攻，曾在界化坪、九里冲之线与红军激战，该师死伤惨重。一九三三年，陈光中在茶陵城郊坡地，占地十亩，耗巨资修建了“烈士墓”。我目击坟堆麻密，埋葬约千余人，石碑上刻有死者名字。

六十三师攻占莲花后，采用龟壳战术，步步为营，逐渐把第一线部队推进至莲花与永新、宁冈边境。师部驻莲花城郊坡地营盘岭，莲花四周山地隘路，碉堡林立，重兵防守。

陈光中残杀无辜最凶狠。我听到谈论最多的是该师攻占莲花时，有几个士兵到梧塘村去抢劫，被该村人民抓送红军赤卫队。陈光中大怒，令三七四团团长李伯蛟派部队于拂晓前包围该村，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绝。陈光中曾规定每杀一人奖银洋五元，割下左耳送师部，后因数目过多，减为三元。残忍至极。

界化垅、九里冲是茶陵至莲花的交通咽喉，也是六十三师由湖南运送补给品的必经之道。红军经常利用这里山林荫蔽，进行伏击。一九三三年春夏间，六十三师军医处上校处长兼军医院院长张扬赓，在部队护送下，解运一批药品由

茶陵赴莲花，中途被红军截获，张扬麋等人被俘，是年秋才放回莲花。一九三三年冬，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命令湘赣两省限期赶修茶莲公路，沿途山林砍光，筑堡据守，以掩护交通运输。并在莲花近郊修建简易飞机场，为进一步围攻苏区红军作好准备。

一九三四年二月，反蒋的蔡廷锴等在福建组成的人民政权被扼杀后，蒋介石更积极准备全力对付红军，轮调各师、旅、团长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陈光中是这年夏去受训的），以贯彻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并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时把“南昌行营”的权力扩大到赣粤闽湘鄂五省，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并将围剿部队区分为东、南、西路军，何键被任命兼“赣粤闽湘鄂西路剿匪军总司令”，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兼任“赣粤闽湘鄂西路剿匪军第一纵队司令”，辖十九、六十二、六十三三个师，并将军部兼纵队司令部由茶陵进驻莲花，指挥各师加紧对江西苏区包围封锁，妄图消灭红军于包围圈内。

追击红军主力第一次入黔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兵力围追堵截。何键的湘军主力沿湘江东岸布防。这时，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又奉命兼任“追剿军总司令”（由原西路军总司令改称），进驻衡阳。除湘军外，另由蒋介石调配好几个师归何键统一指挥。追剿军区分为六路，刘建绪兼任追剿军第一路司令（由原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改称）。